四庫全書

子部

原書魚尾下卷次訛誤

欽定四庫全書

張子全書卷十三

文集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

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恠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奚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内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

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歷三年某月日經畧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

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鍖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賛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

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銎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萁土編繩畚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譟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隍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

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到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達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壻也無然臯臯臯臯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訿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

儀攺儁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用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而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賀蔡密學第四

玆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

所期蓋朝廷有待謁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脩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陜府郡晝閉莫知所為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為渭帥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恩遐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

後患可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斾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白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披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日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合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懽欣祈俟之極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優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

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壊田制使儒者風義𡨋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粰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忍其頣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詹襲爲榮而反以虚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脩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

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為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

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為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捍捂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

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片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問其多少之寇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

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戍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秖逋負以能射必寛當是時環之内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措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

至今欲物

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傷字一作小無事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為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致思可致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鬬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

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 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强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為計得矣然寇讐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為朝廷危之 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為宜帥不可知則守之

廢置一從内也不為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為持久取勝之策為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脩實於内為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

日不足豈善為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敵乘吾斂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為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為言者以敵人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為所敗而已

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原一作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一無以字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雖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則後一作妄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絶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適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受甲付兵云云右警敗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為一無為字仁義為討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釁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叙陳將恐羽翼既成卻論舊

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當回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横山人户為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内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朝廷不欲煩

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懣遂有今日專輒之舉一乞降朝旨説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脩築綏州安存嵬名山等投來人口為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僭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不一作憤

一乞降朝旨令説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前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戮惜憂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為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僭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

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為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涇原路經畧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廵檢王寧狀探報候
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
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覰西賊意度委實是為國內饑
凶厭苦兵草思欲卻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
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畧之遠上干天心下
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以安危之幾必
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子方立
遣使告哀納欵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

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衰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卻踵前非羽翼既成輒脩舊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縳送景珣并母妻卻出至一作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内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讎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卻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卻有繫送嵬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

能決從轉滋嫌怨况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覩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為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亦屛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陜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頼戎夷博易之便自興兵以來鹽幣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苦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安一作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絶私下博買西界㸃集壓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忱静邊塞監押党武輿之説話開示意度却許令民間䁤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即時唱喏

遣龍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為見即目課利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為拓土息兵豐財制敵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者無為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

若西賊侵凌樂閒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開納今為西賊貪噬歳被驅刼往往不戰就降甘為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鋭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為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欲脩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為名只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

隅開府塞外橫絶古渭西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為漢界使人一面曉喻夏國應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户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議定推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為永久某以為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末成之謀就近便樂趍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為之此不容悉也

經畧司畫一第九

今據鄜路關報及諸處城塞探到西界見有黄河裏外
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縁邊苗稼
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
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
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領
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合出

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人宜合將領蕃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

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顧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鄰路或鄰州至時有甚人

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斟量已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畧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尋委恭詳可否密切實封供申不得看徇人情務要公當不誤

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内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邀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别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赓求人數及夾帶徼倖

無用之人在内准備當司勾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召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句來試驗

雜詩第十

鞠歌行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兮日孜孜焉繼予乎厥脩井行惻兮王收曰咼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搴昔為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

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乾乾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送蘇脩撰赴闕四首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顢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

請議成功器業中

閶闔天機未始休袗衣胝足兩何求巍巍只為蒼生事

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巽歸同禹與顔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

聊驗天心語默間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岧嶤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里

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聖心難用淺功求聖學須專禮法脩千五百年無孔孟

誰從活水見源頭

老大

老大心思久退消個中終日面岧嶤六年無限詩書樂

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有喪不免道中非少為親嫌老為衰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見我心悲

土牀

土牀烟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温飽外漫然清世一閑人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顧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貝母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强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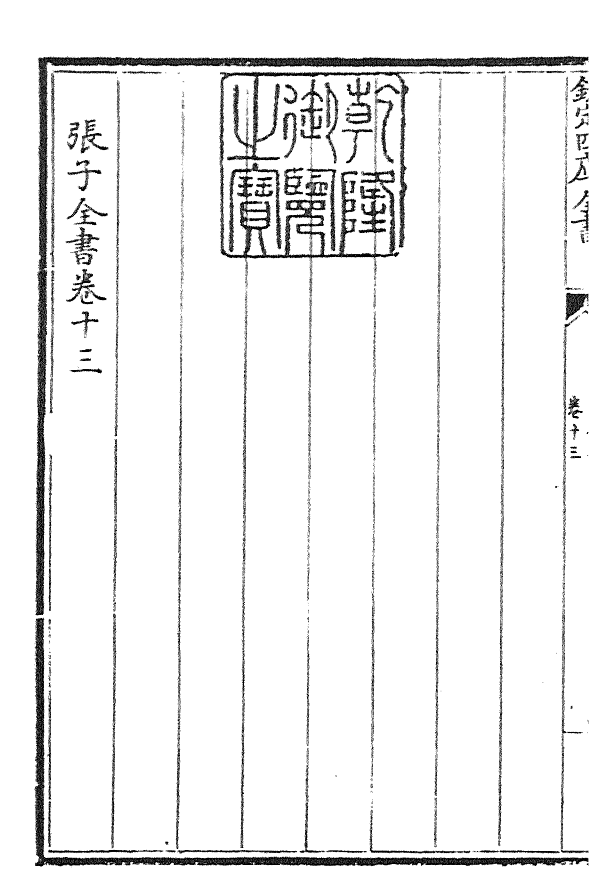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

並遊無侶又春風

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

不道新添别病深



張子全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張子全書卷十四 五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張子全書卷十四

性理拾遺

横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守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竄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

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畧言者以為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

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為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

焉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

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塞

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

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

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

得則是求無益于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

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

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

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麄者

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强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横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内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

求之今特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

有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茍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說

竊嘗病孔孟既没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

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

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

夕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博學于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

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

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孟子說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横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内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

自是勇處多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畧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賔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流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横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

荆棘殽亂杯盤之列

𡠗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饑邊喪亡今

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為足

𨗛𨗛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

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

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

日昔横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

氣豔大小大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甞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

為然

横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唯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

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范指揮趙俞)

恭而安(張子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

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

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

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

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

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域曉人不如
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
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
子厚言只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
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
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

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

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
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
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
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
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
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

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

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

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

寧使耕壊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

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

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閒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閒

然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為難然至於伎術

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横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横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為麄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

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説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甆碗中不如此

中庸之説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説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問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

佛如大富貧子横渠論此一事甚當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

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

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張子全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張子全書卷十五

附錄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
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
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
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
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
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
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

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以上見性理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明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横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横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説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别處雖不得見然

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没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别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

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

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寛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

是更不復講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

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

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
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
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叔
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
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關　此
義在學者也關　氣使可
知人先生亦安可言關　橫渠常以此觀人未嘗

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鑒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以上見程氏遺書

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横渠乃歸陝西

張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

卻如此不熟

張子正蒙云氷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呂與叔作横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删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两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以上見程氏外書

横渠言氣自是横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愛先生荅之曰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

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荅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空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

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

處如喫木扎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别上蔡語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棋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横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
　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
　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
　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
　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
　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

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强假耶

横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郤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

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横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

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又曰横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横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况不曾理會得下落横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

横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

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

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横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横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横渠似孟子否曰横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横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横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卭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寛而不切如横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

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横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横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横渠○贊先生像曰早悦孫吴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

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踈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

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
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敝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
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
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
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
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

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

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

母賢者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

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循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禀之惡而復

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令受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為仁人乎

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畧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吴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

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
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
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
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
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
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
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

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
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
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
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
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
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
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
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

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之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奥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

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
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
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源西方之學者皆
宗之神宗即命名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他日
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
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
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

不能執政嘿然以上見性理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葬

行狀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眞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廸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

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叅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判官公事熈寧二年冬被名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名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

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虛奉文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

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聞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名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名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

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賛助之力為多竝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徙

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士人為便上嗣位之二
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
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名對訪問
上即命名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
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
自外官赴名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
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
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

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悦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為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横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横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

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必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

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
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荅
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
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
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
曰饑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
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
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于歷年

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甞謂春秋之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唯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

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兹法之行悅之者衆茍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

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善發聖人之道畧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于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獨以為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

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没之日唯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畧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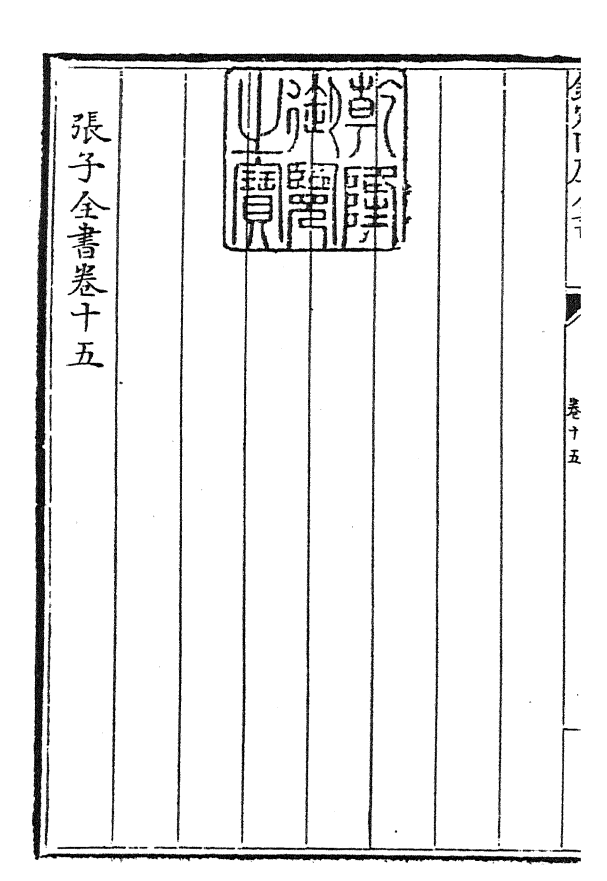
論謚書 司馬光

横渠之沒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質于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温公以為不可此帖不見于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

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

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决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張子全書卷十五